

古汉语词组

陈 守 礼



语文自学丛书

甘肃教育出版社

古汉语词组

陈守礼

刘文藻：并序

周吉王：并序

史安邦：并序

古汉语词组

陈守礼

甘肃教育出版社

（兰州）

周吉王：并序

史安邦：并序

甘肃教育出版社

古汉语词组

古汉语词组

陈守礼

责任编辑：张文涛

封面设计：王占国

版式设计：陈安庆

古汉语词组

陈守礼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875 字数146,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3,037

书号：9464·4 定价：1.10元

出 版 说 明

为了帮助中学语文教师进行教学和解决教学中的疑难问题，帮助广大读者自学语文，为语文研究工作者提供资料，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的内容，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修辞、逻辑、篇章等各个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语文其他方面的知识和一些语文教学的问题；偏重在古代汉语方面。这套丛书一本讲一个或一个方面的问题，力求达到深入浅出、简明易懂、精要实用。每本的体例和分量不尽相同，视内容而定。我们约请语文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有教学经验的大、中学校教师为这套丛书撰著。

衷心欢迎专家、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批评和建议。

甘 肃 教 育 出 版 社

前 言

古汉语词语研究，肇始于《尔雅》。许慎《说文解字》且论及虚词，“者，别事词也”、“矣，语已词也”、“尔，词之必然也”等，已启审辞气以探索虚词词义之端。自汉以至唐宋，研究古书者莫不以释词为务。专门研究虚词的著作，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为最早，惜科学性弱，影响不大。清代刘淇的《助词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都是研究虚词的重要专著。王引之用比较法分析同类型句中的虚词，又结合上下文义推敲辞气，结论可信，成就较大。此后，杨树达的《词诠》，把虚词作为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分析。杨伯峻的《古汉语虚词》并收有双音词和固定词组。二著都已把虚词纳入语法系统之中。

古汉语语法专著的出现，为清末马建忠的《马氏文法》。虽然是形式主义地吸收欧洲语法观点，但开创了古汉语语法研究之滥觞。尔后沿袭这条道路而有所切磋、因革、创造，形成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专著有：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杨伯峻的《文言语法》、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汤可敬主编的《古代汉语》等等，虽然体系不尽统一，体例各有侧重，认识互有深浅；但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发掘古汉语语法规律，取得了一定成就。从全面衡量，古汉语语法的系统性、完整性，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发掘。如介于

词与句之间的词组，早在《尔雅》词语训释部分触及实际，但现时古汉语语法专著中大多不谈，《文言语法》有所讨论，也还不够系统全面。《暂行语法系统》“修订说明”提出对词组的重要性研究得不够。《语法系统提要》认为短语即词组，而所阐述的短语内涵和类别，是针对尚在发展之中的现代语的活语言的，不尽适用于定型化的书面语言的古汉语。作者年来在教学中体察到系统的分析词组，有助于理解词与句之间构成的内在规律。对于系统的掌握语法，无论是明训诂或通文句，都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不揣愚钝，集成此编，目的在于抛砖，望能引起对于词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本书内容：第一章概述词组与词、句的关系，词组与双音词的区别，词组的构成、功能等。二至七章按一般词组与古汉语特有词组两大部分，举例分析各类词组。例句采取：以先秦两汉为主，唐宋为次；以文句为主，间有诗句；以常读古籍为主，兼顾中学课本；以通例为主，兼及特例。例句用现代语译出，便于初学者阅读。最后一章简述词组在修辞上的作用。本书可作为大一和中学古汉语学习及自学者的辅助材料，并供中学教师备课参考。

书中例句，或为作者读书时摘辑，或采自各家著作，除个别外，一般为行文简洁，不加注明，如有差错，望予指正。作者学疏才浅，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祈予批评指教。

陈守礼

1984年11月30日于静楼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一般词组 (上)	(17)
第一节	主谓词组 (附: 复式主语词组)	(17)
第二节	动宾词组 (附: 双宾语词组、复式宾语词组)	(22)
第三节	介宾词组	(27)
第四节	动补词组 (附: 形补词组)	(39)
第三章	一般词组 (中)	(50)
第五节	能愿词组 (附: 趋向词组)	(50)
第六节	连动词组	(58)
第七节	兼语词组 (附: 兼语连动套用词组)	(63)
第八节	数量词组	(68)
第九节	定心词组 (包括定名词组 附: 定后词组、定代 词组)	(71)
第十节	状心词组 (包括状动词组和状形词组两部分)	(81)
第四章	一般词组 (下)	(91)
第十一节	联合词组	(91)
第十二节	复指词组	(94)
第十三节	紧缩词组	(99)
第五章	特有词组 (上)	(113)
第一节	使动词组	(113)
第二节	意动词组	(120)
第三节	处动词组 (注一)	(124)
第四节	为动词组和因动词组	(128)

第六章 特有词组 (中)(135)

第五节 之字词组(135)

第六节 其字词组(144)

第七节 者字词组(151)

第八节 所字词组(158)

第七章 特有词组 (下)(171)

第九节 固定词组(171)

第八章 词组与修辞(192)

第一章 绪 论

词组是介于词与句之间组词成句的一个重要的中间语言结构，有的语法书叫作短语。短语（The Phrase）或词组（The Word Group）都是从英语语法中引进来的。原来两者是有区别的，短语的内涵一般不包括联合词组，因为它本是一组词群。所以词组的概念范围要比短语为大。有的古汉语语法书中，使用短语名称包括联合词组。事实上，词组结构不一定都很短。长短之说也不足以说明词组或短语的本质属性。在古汉语范围内称之为词组似乎还恰当些。

古汉语有两个特征：一是以词序为语法的重要手段来调节其语法变化，这与古汉语单音词多有一定关系，但词序变化总是有局限的。二是单音词占绝对优势，行文简练，但不能适应语言日益发展的需要，迫切要求词与词的组合来弥补这方面的缺欠。汉语不是形态语言，词与词的组合没有形态变化的约束，只要两个词在意义上能够配合，合乎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就可以组成词组；再加上词序上的逻辑推理变化，就能够随着思想、语言的千变万化，运用自如地组成大量多姿多采的词组来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增强语言的修辞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词组，语言就会变得呆滞死板，枯燥乏味；反之，如果词组运用得当，纯熟流利，语言和文章就会锦上添花，引人入胜，特别具有感染力。因此，研究词组结

构的组合规律及其充当句子成分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明确它在句子成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句子和词组的解剖分析，对于深入挖掘古汉语语法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于正确理解文义，提高阅读和欣赏能力，也是有直接帮助的。

一、词组与词和句子 词、词组、句子三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零件、部件与机器的关系。词是由语素组成的语言单位，好比是零件，是具体存在的实体，可以成为语言的单位。词组是由词组成的比词大而复杂的语言结构，好比是组装起来的部件，是过渡性的客体，把它拆开来就都成为零件；进一步组装就成为机器，不复存在这个客体了。词组的情况正是这样，所以它不能起语言的单位的作用。这是仅就它的结构来说的。句子由词和词组组成，好比是一部机器，能够独立发挥其作用。所以它可以成为语言的使用单位。

词组不同于词。词的构成一般比较简单；包含的词义比较单纯；结构是固定的，一般不能拆开来分析，就双音单纯词（简称双音词）说，如果分析下去，只能析出一些不能独立运用的词素，如“琵琶”的琵或琶。词组的构成一般比较复杂；所包含的意义也比较丰富；结构一般都是不固定的，可以进行分析，分析出来都是能够独立运用的词。

词组不同于句子的主要之点是：句子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独立发挥语言的交流作用；而词组只能表达片断的意思，不能独立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就不能起语言的单位的作用，这是就词组表达的意义来说的。

词组的结构，从形式上看，不一定都很短，有时候比简单句子的字数还要多几倍；但从意义和作用上说，它比不上句子意义完整，也不能独立使用。《吕氏春秋·疑似》“丈

人归。”《资治通鉴·唐纪》“城陷矣。”都只有三个字，语调语气是完满的，后者还用“矣”来满足语气，表示行动终结，都是一个意义完整的句子，可以独立表达意思。《孟子·离娄下》“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人们所以追求名利地位、升官发财的那些手段）有十个字，《汉书·艺文志·七发》“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我要替太子推荐道术之士中有资望和才智的人）有十三个字，都还只是意思不完整、不能独立使用的者字词组。

二、词组的组合条件 词组是由词和词组合起来的，但不是所有的词都可以任意组合。词义是否能够搭配，是词和词能否组合的基本条件。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三类词是能够相互组合的。这是因为名词表示人和事物；动词表示人和事物的动作、行为或发展变化；形容词则表示人和事物或动作、行为的性质、状态。这三类词的词义上的密切关系，就是它们可以相互组合的条件。这三类词的词义，指的是它们作为一类词的整体所具有的性质。就性质来说，这三类词可以互相组合。如“天崩”、“地裂”是名词和动词组合；“惊天”、“动地”则是动词和名词组合。“花明”、“柳暗”是名词和形容词组合；“薄云”、“浓雾”则是形容词和名词组合。“泼黛”、“挪蓝”是动词和形容词组合；“暗渡”、“长啸”则是形容词和动词组合。在每类词中也可以两个同类词互相组合，如“春风”、“秋雨”；“立待”、“行视”；“绿肥”、“红瘦”，则是名词与名词、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与形容词相组合。其他数词与量词、数量词组与名词、介词与名词、副词与动词（形容词）、代词与动词等也都是可以按词类组合来表达不同意义的。可是，这

并不是说，各类词中所包涵的每一个词都能够互相搭配，都可以自由组合成为词组的。恰恰相反，就词的个体来说，其组合能力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这方面，每一个词的具体意义，客观上划定了能够同它相搭配、可组合的范围。相比之下，这种组合能力有的强些，有的弱些；其组合范围就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如“死”，可以与一切有生命、能活动的物体当其丧失生命、不能活动时的现象相搭配，组合为关于人死、物死的词组，或“死国”（《史记·陈涉世家》“死国可乎”）、“死难”（《盐铁论·忧边》“夫守节死难者”）、“死尸”（《关尹子·釜》“死尸能行”）、“死灰”（《庄子·齐物》“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等。为国事而死、死于国难、死人的尸体、已熄灭的冷灰，都是和生命死亡或不能活动的现象组合。还可以从死的引申义组合为“死肌”（失去知觉的肌肉。《捕蛇者说》“去死肌、杀三虫”）、“死别”（永别。杜甫诗“死别已吞声”）、“死士”（敢死的武士。《史记·吴太伯世家》“越使死士挑战”）、“死画”（没有生气的画。唐张彦文“死画满壁”）、“死战”（尽死力作战。《史记·李广传》“上欲陵死战”等等。可见，这个“死”字的组合能力非常强。又如“焚”字，几乎是可以焚烧的事物，它的名词都能够和“焚”自由组合，如“焚香”（《庾子山集》“复道焚香”）、“焚舟”（《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等等。还可利用其引申义、比喻义组成“焚砚”（比喻毁弃文具，不再著作。陆龟蒙诗“窥伺几焚砚”）、“焚芝”（比喻好人蒙祸。李商隐文“叹焚芝之何及”）等，但并不是真的焚烧。即使这样，它还是不能够跟表达任何具体事物的各种各样的

词义普遍地进行组合。其所以不能是因为它的具体词义概念限制了它。

三、词组的组合手段 词组的组合是要通过一定的手段的。有了手段才能够使词与词组合起来并且产生各式各样的语法关系。在古汉语里，词组的组合手段主要为词序，有时候还要借助于虚词。词序就是词的排列次序。具有组合条件的词，按照不同的词序组合起来，就产生出不同的语义，并且构成不同的语法关系。如“天崩”、“地裂”都是主谓词组，“天”、“地”都是主语；反过来，“裂地”则是动宾词组，“地”就成为宾语。“天崩”本是设想，倒置为“崩天”，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但在神话故事或夸张修辞中，未尝不可以使用。《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小”，形容词用如意动，“小鲁”是动宾词组，“认为鲁国小”。离开这个句子，“小鲁”就有可能成为定名词组，“小小的鲁国”。反过来，“鲁小”则又成主谓词组，“鲁国小了。”仅仅一个词的词序变动，就使整个词组或文句的意思发生根本变化，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难看出在词组的组合手段上，词序的作用多么重要了。有些词组的完成还需要借助于虚词的帮助。《柳河东集·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漫漫而游”（松散无拘束地游玩），“相枕以卧”（互相枕藉着躺下来休息），都是状心词组，用“而”、“以”连词来连接状语和中心词，描绘出“游”的情态和“卧”的方式，使中心词的动作更加形象化。“觉而起，起而归”都是连动词组，用顺承连词“而”连接两个前后连续的动词，表现出前后顺承关系的行动。如果不借助这些虚词，这些实词就不能组成那样形象生动的词组，甚至会使语法关系松散，

语调语气欠完满，从而引起对文义的误解。

四、词组和双音词的区别 单音词不能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总是趋向偶化成为双音词；词组的组合一般也多是两个单音词的组合，所以在古汉语里就形成大量的双音词和双音的词组。两者在形式上有时候很相似，词组和双音词（双音词类型见附录一）有时候也就很容易相混，因为它们之间本来就有相同之点，那就是在句子里都能起一个词的作用。《庄子·秋水》“夫鰕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鰕雏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鰕雏”，名词性双音词，凝固性强，不能拆开来理解或使用；“南海”、“北海”用作专有名词（古时说北海，或指渤海，或指贝加尔湖，有所实指）是双音词。如用作普通名词，泛指“南方的海”、“北方的海”，就是由单音词“南”、“北”、“海”组成的临时性词组，可以拆开来理解。从这里可以看出，临时组合的词组有可能演变为较固定的双音词。先生、天下、君子、小人、布衣、足下、左右、手足、天子、公子、将军、大夫、陛下等等一类词，就是由词组逐渐演变为双音词的。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是词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未尝不可以说是双音词。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原文兼语倒置，应是“使贤者使贤主，使不肖者使不肖主。”）贤者、不肖者、贤主、不肖主都是定名词组，它们和双音词的鰕雏、南海、北海都可以在句子中充当句子成分，鰕雏用作主语；南海、北海、贤主、不肖主用作宾语；贤者、不肖者用作兼语。在这一点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但从总体观察，两者之间是有明显和重要的不同之处，

是应该严格区分开来的。

(一)从概念上区分 双音词所表达的意义比较单纯，构成的是单纯词，不是两个词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融合在一起，产生新的词义。“迤迤”，叠韵词，词义是“连绵不断”，所表示的是一个凝固的特定概念，无法从“迤”和“迤”的词义上推知“迤迤”的词义。《孟子·离娄下》“施施(yíyí)从外来”(洋洋得意地从外面走进来)。“施施”洋洋得意，也是在重叠后引申出新的词义。这些联绵词和叠音词所表达的词义，都是融合成的单纯词。而词组如“贤主”，就不表达某种融合成的特定概念，它的词义是“贤”和“主”两个词的词义的简单相加，从“贤”和“主”的词义上可以推知“贤主”的词义。两个词(不是词素)对词组起相辅相成的作用。简单地说，双音词的词义是由两个词素融合后产生的新概念；词组的词义则是由两个词的词义简单相加而成的概念。

(二)从组合关系上区分 双音词的词素组合紧密，既不能随便拆开使用，也不能在两词素之间自由嵌入其他词语成分。“淋漓”不能说成“淋之漓”或“淋其漓”；“眈眈”不能说成“眈而眈”或“眈以眈”。专有名词的双音词更无法拆开，春秋时期在人名烛武、介推之间嵌入“之”字，这是那个时期的特殊的语言习惯。词组则不然，它内部的组合成分，既然是词与词的组合，而不是词素，组合就不那么紧密。两个词就可拆开使用，也可嵌入其他词语成分。如“如何”固定词组，可以说成“如之何”，也可以说成“如此良夜何”。又如动宾词组“焚身”，本为“象有齿以焚其身。”(《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焚券”，本为“焚烧文券。”

(《宋书·顾凯之传》)“焚₁草”，本为“皆焚₁其草。”
(《晋书·羊祜传》)这些“焚X”动宾词组中间都能嵌入其他词语。

简单地说，词组两词之间能嵌入其他词语以至发展成为扩展式，双音词则不可能。

(三)从语法意义上区分 双音词只能相当于一个词，它的语法意义也只是一个词。如白居易《长恨歌》“临别殷勤重寄辞”(临分别时情意恳切地一再嘱托问候话)；“楼阁玲珑五云起”(楼阁灵巧明澈，好象五彩祥云升起)。

“殷勤”用作状语，“玲珑”用作谓语，它们的词义都只能起一个词的作用，不能产生别的什么语法意义。词组则不是这样，它在句子中虽然相当于一个词，但它的语法意义活跃，就不只是一个词的作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当秦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的时候，赵国派平原君赵胜到楚国去请求救援，订立盟约。)“秦围邯郸”，主谓句型，主谓之间加“之”字，使主谓句失其独立性而成为主谓词组，作全句主要动词“求救”的时间状语，表示“求救”的时间，这个主谓词组应是“秦之围邯郸之时”的意思。这种语法功能就不是一个双音词所能具有的。

五、词组的构成方式 词和词组成词组的方式，主要有：

(一)陈述式，就是由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组成。如：
“劳苦而功高。”“鲁肃闻刘表卒。”

(二)支配式，就是由一个动词或介词和一个宾语组成。如：“挥汗成雨。”“臣乃敢上璧。”“赏必加于有

功。”“太医以王命聚之。”

(三) 修饰式，就是由一个定语或状语和一个中心词组成。如：“帝王之资”。“臣最不肖。”“相与目笑之。”“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四) 补充式，就是由一个动词或形容词一个补语组成。如：“捕得二三头。”“吾尝疑乎是。”“骄其妻妾。”“又弗如远甚。”

(五) 黏附式，就是由一个特指代词黏附在其他词语上。如：“法之所尊也（“所”字为前加式）。”“是必射雕者也。”（者字为后加式）

(六) 并列式，就是由两个以上性质相同的词或词组并列组成。如：“主贤明则悉心。”“藉吏民。”“弃甲曳兵而走。”

六、词组的扩展式

词组在结构上可以拆开来嵌入其他词语。如“奈何”之间加入代词“若”成为“奈若何”，这就是“奈何”的扩展。在一个词组之间嵌入其他词语或词组，或者在一个句子中同时具有两个词组，其中一个为基本词组，一个为附加词组。用附加词组来修饰基本词组，使词组结构复杂化，这两类情况，可以统称为词组的扩展式。

(一) 词组之间嵌入词组例

1. “如太行、王屋何？（《列子·汤问》）（“能把高大的太行、王屋两座山怎么样？”）“如何”，固定词组，其间嵌入联合词组“太行、王屋”，组成扩展式。

(二) 词组之上附加词组例

2.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孟子·滕文公